

行州神稿雜飛鼎

詹尊杈 著



行州神稿雜飛鼎

詹尊权 著

夏文

海南大學
圖書館惠存

詹尊權 敬贈于一九九七年

出版发行：合壹文化出版社

TUTTI-UNO PUBLICATIONS

Blk 4005, Depot Lane, #01-95

Singapore 109759.

Tel: (65) 271 0706

Fax: (65) 271 9049

© 版权所有

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中国译林出版社)

1997年1月第二次印刷

(新加坡)

詹鼎飞

原名詹尊权。在中正中学总校执教多年，课余兼任工业职业训练局和国大校外进修系教师。

詹鼎飞虽然身兼数职，但对写作一事却毫不松懈，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已出版的有论文集《姚际恒诗经学》（1987年曾获台湾中国文学会颁发的“中国语文奖章”），即将出版的是《步白香词谱百阙词》。

从詹鼎飞的作品中，知道他所涉及的文学范围，侧重在古典诗文的研究和探讨上。这和他担任“同德书报社艺海古典文学研究会”的导师不无关系。他和同道们联合编辑的《艺海潮汐》第一期已经面世了。最近，詹鼎飞正在计划写一篇《曹植诗文集探究》。他在中华文化方面的修养，使他也荣获1989年由台湾华联总会颁发的“华文著述奖状”。

去年，詹鼎飞和一群文友旅游海南岛，返国后也写了多篇游记（约十万字），由于发表园地有限，这组游记只能让它“慢慢地出炉”。

目前，詹鼎飞是作家协会的永久会员，也是1988/89、90/91两届的受邀理事。

见《新加坡作家》

陈华叔写于1991年

介；文坛的补述；和各地的人情风俗的描绘。又诗又文，生动而有风趣。尊权兄细腻的文笔，把他所遇到、看到、听到的一人一事一物；甚至杂技场上的演艺细节，猴子、老虎表演惊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技艺写得栩栩如生，趣味盎然。对江南水乡的抒怀；秦淮河畔的观感；香君旧居的怀古；形神毕肖，令人心旷神怡，仿佛亲临其境。这第二次神州行中形象描绘，作者是借情感作为联结诸多形象的链条，在形象的记叙中，让情感显得自如生动！

《鼎飞杂稿神州行》以海外华人的眼光来描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实和文物古迹的风貌。其中赞扬和批评，都表达了海外游子的赤诚之心；真切之情露于字里行间。书中时有因直叙而略显平淡；诗间亦偶有音韵格律之拗体处。但全书内容丰富多彩，直抒胸臆的文字，溶描写、抒情、议论为一体的笔法，令我领略到他那大地的胸怀，聆听到诗文中动人的声音；也使我想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的“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的艺术化境界。有感于尊权兄的艺术精神，是以为序。

1995年11月2日海南大学

许序——一次潇洒的人生旅程

许墨林

（中国作家协会无锡市文联秘书长）

“人生到底有多少次的第一次？”

第一次的经验总是值得回味的！”

这是新加坡尊权（鼎飞）先生在他的著作《鼎飞杂志稿神州行》中的两句话，想不到两句话便引出一部洋洋洒洒的14万字的书稿！

这是他随狮城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海南、上海等地的观感随笔。这种游记式的随笔宽泛、自由、轻松；但并不容易写，更难写好。因为行程匆匆，人地生疏，走马观花，过目便忘；搞不好就流于空泛、俗套，令人产生仅是“到此一游”的感觉。然鼎飞先生却是有心人，观察敏锐。凡耳闻目睹，所思所想，皆一一梳理；从容写来，翔实细腻；读来倍感亲切、真实，以致在梅雨潇潇的江南，我拿起书稿，便和他携手进入一次难忘的人生旅程了。

人，作为万物之灵，总是离不开水土的养育，文化的熏陶。任你浪迹天涯，漂泊异乡；也不管你是发迹聚财，腰缠万贯；还是命运坎坷，颠簸流离；血脉中总是有一根所系，割不断对故乡的依恋；对乡情的缅怀，总是会促他去遐想、希冀、追索、寻梦。产生这种情绪的后面，是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你的学养、道德、情操、价值取向、风俗、生活习性

《鼎飞杂稿神州行》序

周伟民

（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与尊权兄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初夏；当时，由莫河兄率领垂仰、何必问、翁翼、李艺和尊权组成的新加坡祖籍海南作家代表团回祖居地访问。

我第一次读尊权兄的著作是他的专著《姚际恒的诗经学》。他对清代著名朴学家姚际恒的诗经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而又非常深入的分析；行云流水般的行文中，胜义叠出，令人心折。显然，这是学者经过多年潜心探究的著作。尊权兄的才华，是辐射性的。他除了教书和做学术研究之外，还进行散文、诗、词、曲、小说的创作。年初，我到新加坡访问，尊权兄送我新作《鼎飞杂稿神州行》。文中以轻松潇洒的文笔，写他在海南及江、浙、沪一带的风光秀色中漫游，探幽寻胜；字里行间，洋溢着激荡的情怀。

中国的山水游记，始于南北朝；代表作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清人刘熙载《艺概》之中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唐、宋以后，文学家们在人生的旅途上，恣情山水，写景抒情，叙风俗，记古迹，随笔直抒，自成一格。文学史上这一类游记作品大抵都遵循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的：“情以物兴”，“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情思是由于作家所触之物，所历之事，所会之人而引起的；那么，触景生情，由其千变万化，而取其会心之处。这样看来，游记

千回相逢；却又是似曾相识却又不敢相认。对故土的人和物，地与情总是串着种种猜想，因而当这一切突然出现在面前时，是那么惊奇、新鲜；别人视为平常事，他却牵动一颗心！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演绎着古老的故事；都积淀着人事的沧桑。他从同年朋友的白发上谈出人生的坎坷。他从乡亲的笑容上重温青梅竹马的纯真。那一篇《近乡情怯心荡漾》便是一个情真游子的真实写照。情怯在何处？这里有养育他的故土，有他地下先灵的呼唤；有他童年天堂的笑声；有给予他爱、给予他情、寄予他厚望的众亲朋好友……而为今人们又是怎么看的呢？他又是何以报答这块热土呢？尽管故土并没有彻底改变贫穷的面貌；人事的沧桑变化令他几多感慨。但乡亲们朴实真挚的感情却没有淡化，依然敞开怀抱拥抱他这个离乡40年的游子。尤其是那场风雨中车陷泥淖，得到亲友鼎力相助的场面令他难以忘怀。读者也会从这场风雨中看到人间真情；因而联想许多人生的难忘的场景。“十年修得同舟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说它是佛教的劝善也好；说它是儒家的道德也好；说它是民风的淳厚也好。总之，它给人一种心灵的洗涤和净化；走一回故土，闯一次风雨路，人心相互映照。这是作家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也同样唤起我们对国家的生死依恋。

作家是个学者；也是个有激情的诗人。中国古典诗词研究颇深；常常在行文记叙描绘之中，情之所致，兴之所到，信手拈来，出口成诗。增添了行文的节奏和色彩，感情的宣泄也找到了突破口。此外，作家每到一处，对地理、历史、人文、掌故、风情都谙熟于心；自然穿插，呼之即来，不生

淋漓尽致地将这一特长表现出来了。他以古体形式做的新诗词遍布全书之中。他将这些诗词视为自己文章中的抒情部分而尽情发挥着；甚至连每一篇小文章的标题也是整齐划一的七言句。这令人想起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条目。别人写散文，都是用白话散文来抒情；可鼎飞却别出心裁地采用古体新诗。他懂得中国古典文学中“诗言志、歌咏言”的道理；而充分利用诗词长于抒情特点，尝试用韵文的形式来抒情。例如他在“文友夜访锦江楼”这一章中，就借篇幅充分表达出了自己对于当今语体新诗的观点；称它为一段诗论也未尝不可。这样的一种“杂”或许可以算是詹氏独具的“鼎飞体”吧！

另外还得提请读者们注意两点：一是在全书中经常闪烁着儒家“仁”的光点。鼎飞以他独具的细腻，注意到了生活中的种种细微小事；并赋予它们以自己感情的关注。如书中提到的在秦淮河畔摆渡的老妪；在桂林街头见到的肩挑重担的妇女；路旁行乞的人；家乡排头村未改的旧貌，泥泞的街道，被污染的环境等等。无一不体现出他的关怀；而且鼎飞在本书中对于他所见的种种不良的现象多有批评和针砭。这不仅是鼎飞个人：“古道热肠，好做不平之鸣”的品格体现；而且还是儒家所弘扬的“仁者爱人”精神的体现。二是在鼎飞的文章中可以见到许多如引号的句子。这些绝大多数都是他借用古人现成的文句；但移至此处使用时便超越了原有的文意，从而具有了一种幽默的意味。这样一种句法，正是鼎飞在日常生活中也惯常使用的；他已驾轻就熟了，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体现了他“古为今用”和机智的一面。

以这样一篇千字文来评论鼎飞十几万字的一本书当然是

江苏之行，由苏州到无锡，后镇江、扬州、再到南京。一路之上访文会友，参观园林，游览太湖，造访金山，放舟瘦西湖，畅游秦淮河，瞻仰中山陵，佇立南京长江大桥……就写来满目繁花朵树，处处情怀所钟；如入山阴路上，让人应接不暇。令我们这些长处该地的人也忽而感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方水土有这么多的瑰宝异珍！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应该感谢鼎飞先生，用多彩情浓的笔，为当代中国勾勒了一幅逼真的图象；也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帧剪影。通过这扇窗口，海外的华裔同胞，可以比较清晰了解中国的现状；以慰多年的思乡游子之魂！

我和鼎飞先生有缘，91年他来江苏无锡时，是我负责接待新加坡作家代表团的。当我收到鼎飞先生惠赠的书稿时，首先阅读的就是他记叙无锡旅程的篇章。时间已整整相隔4年，当时的谈话和细节已被时间淡忘；但随着他的文字又重新唤起我的记忆。我在叹服他过事不忘的惊人记忆之外；他那温文儒雅的风度又出现在我面前（这和莫河先生坦荡热情的性格是绝然不同的印象）。我记得那一夜的谈话，是鼎飞先生不紧不慢地逐个提出问题的。莫河先生一听到我是写散文的，似乎一下遇到知音，连忙从行李包中取出香烟、咖啡招待我们。那浸泡在咖啡浓香中无拘无束的漫谈，使我们一下子靠近了距离。在我印象中，鼎飞先生镜片后的目光，总是那么亲切、温和并闪烁着思考、辨析的神采。我发现他是一个潜心观察事物的学者型作家。读了他的书稿，这种印象更证实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丰富阅历的最好办法。岂不知在“读”与

叙了他与我相识的那一次神州之行；而且以极其深重的感情写到了对故土、对友人的请谊。如果说，以前我所认识的鼎飞的侧重于儒士和儒风的话；那么，这一次，我所认识的，就是一本儒章了。感受着这一份浓情厚谊，我不能不为它的在新加坡再版而写下一点话。

作为一位新加坡公民，鼎飞对于他的故土有着一种异样的感情。他还不同于那些在新、马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虽然他是生于马来西亚；但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又被送回中国接受小学教育。“祖籍中国海南省文昌县头宛镇排头村”；他记得清清楚楚。不仅清清楚楚地将这些字写入自己的作品中；也将它们印在他自己的名片上。这样的一种故土情结，更是深深地印在他的知识结构中。他半生坎坷，颠沛流离；在中国读过小学；在新加坡读完中学；再到台湾读大学；回新加坡读硕士。但无论他如何地更换求学和工作地点；却始终是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的追随者和倡导者。他在新加坡教《诗经》、教《论语》、教《道德经》、教《孙子兵法》、教唐诗宋词。他在南洋异域传导的，正是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精髓。他非有“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感慨。他坚持认为，当今东南亚的“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现象，正是古老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相结合的结果。他也更多地将这样一种企望寄托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因此，当他在相隔几十年之后回到神州故土时，尽管他已不能将这一块土地称之为：祖国”；但当他祭典祀祖之时，从他心中洋溢着的，仍是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他充满热忱地讴歌着他所看到的令人感奋的一切。

儒士·儒风·儒章——

《鼎飞杂稿神州行》序

王川（中国江苏省镇江职业大学教授）

初识鼎飞，是在1991年12月5日的清晨。那时的他，随新加坡作家协会访华代表团对上海、江苏进行访问。坦率地说，在一行7人中，与宽厚深沉的黄孟文、潇洒倜傥的杜红、坦直爽朗的莫河聪明睿智的郭永秀相比，鼎飞并不算十分起眼。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打着领带，非常谦逊地站在最后；儒雅地微笑着，和以东道主身份前来迎接的我打着招呼。然而，随之递来的“南洋大学文学硕士”名片和赠送的《姚际恒的诗经学》却是令我小小吃了一惊：心中暗暗觉得这该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儒士呢。在随后两天的交往中，彼此的友情渐深。以散文著称的莫河先生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青山不曾老去》设计一个封面，大家谈论得非常热烈。鼎飞是莫河的同乡和挚友，也加入进来，谈得很投契。我注意到，无论在哪里，鼎飞的手中总是拿着一本笔记本，不停地记录着，那本笔记本很大，有我的速写本那样大小。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总是要将园林景点中的那些诗词楹联和历史掌故，逐一抄来。在焦山，当他听我说到陆游的那篇《踏雪观瘞鹤铭记》是中国古代最精短的散文时，已来不及抄录；便再三叮嘱我代抄了给他寄去。他是一个很怀古的人，会经常佇立在某个景点前左顾右瞻，口中还背诵着古

儒士·儒风·儒章——

《鼎飞杂稿神州行》序

王川（中国江苏省镇江职业大学教授）

初识鼎飞，是在1991年12月5日的清晨。那时的他，随新加坡作家协会访华代表团对上海、江苏进行访问。坦率地说，在一行7人中，与宽厚深沉的黄孟文、潇洒倜傥的杜红、坦直爽朗的莫河聪明睿智的郭永秀相比，鼎飞并不算十分起眼。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打着领带，非常谦逊地站在最后；儒雅地微笑着，和以东道主身份前来迎接的我打着招呼。然而，随之递来的“南洋大学文学硕士”名片和赠送的《姚际恒的诗经学》却是令我小小吃了一惊；心中暗暗觉得这该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儒士呢。在随后两天的交往中，彼此的友情渐深。以散文著称的莫河先生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青山不曾老去》设计一个封面，大家谈论得非常热烈。鼎飞是莫河的同乡和挚友，也加入进来，谈得很投契。我注意到，无论在哪里，鼎飞的手中总是拿着一本笔记本，不停地记录着，那本笔记本很大，有我的速写本那样大小。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总是要将园林景点中的那些诗词楹联和历史掌故，逐一抄来。在焦山，当他听我说到陆游的那篇《踏雪观瘞鹤铭记》是中国古代最精短的散文时，已来不及抄录；便再三叮嘱我代抄了给他寄去。他是一个很怀古的人，会经常佇立在某个景点前左顾右盼，口中还背诵着古

叙了他与我相识的那一次神州之行；而且以极其深重的感情写到了对故土、对友人的情谊。如果说，以前我所认识的鼎飞的侧重于儒士和儒风的话；那么，这一次，我所认识的，就是一本儒章了。感受着这一份浓情厚谊，我不能不为它的在新加坡再版而写下一点话。

作为一位新加坡公民，鼎飞对于他的故土有着一一种异样的感情。他还不同于那些在新、马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虽然他是生于马来西亚；但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又被送回中国接受小学教育。“祖籍中国海南省文昌县头宛镇排头村”；他记得清清楚楚。不仅清清楚楚地将这些字写入自己的作品中；也将它们印在他自己的名片上。这样的一种故土情结，更是深深地印在他的知识结构中。他半生坎坷，颠沛流离；在中国读过小学；在新加坡读完中学；再到台湾读大学；回新加坡读硕士。但无论他如何地更换求学和工作地点；却始终是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的追随者和倡导者。他在新加坡教《诗经》、教《论语》、教《道德经》、教《孙子兵法》、教唐诗宋词。他在南洋异域传导的，正是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精髓。他非有“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感慨。他坚持认为，当今东南亚的“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现象，正是古老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相结合的结果。他也更多地将这样一种企望寄托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因此，当他在相隔几十年之后回到神州故土时，尽管他已不能将这一块土地称之为：祖国”；但当他祭典祀祖之时，从他心中洋溢着的，仍是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他充满热忱地讴歌着他所看到的令人感奋的一切。

江苏之行，由苏州到无锡，后镇江、扬州、再到南京。一路之上访文会友，参观园林，游览太湖，造访金山，放舟瘦西湖，畅游秦淮河，瞻仰中山陵，佇立南京长江大桥……就写来满目繁花朵树，处处情怀所钟；如入山阴路上，让人应接不暇。令我们这些长处该地的人也忽而感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方水土有这么多的瑰宝异珍！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应该感谢鼎飞先生，用多彩情浓的笔，为当代中国勾勒了一幅逼真的图象；也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帧剪影。通过这扇窗口，海外的华裔同胞，可以比较清晰了解中国的现状；以慰多年的思乡游子之魂！

我和鼎飞先生有缘，91年他来江苏无锡时，是我负责接待新加坡作家代表团的。当我收到鼎飞先生惠赠的书稿时，首先阅读的就是他记叙无锡旅程的篇章。时间已整整相隔4年，当时的谈话和细节已被时间淡忘；但随着他的文字又重新唤起我的记忆。我在叹服他过事不忘的惊人记忆之外；他那温文儒雅的风度又出现在我面前（这和莫河先生坦荡热情的性格是绝然不同的印象）。我记得那一夜的谈话，是鼎飞先生不紧不慢地逐个提出问题的。莫河先生一听到我是写散文的，似乎一下遇到知音，连忙从行李包中取出香烟、咖啡招待我们。那浸泡在咖啡浓香中无拘无束的漫谈，使我们一下子靠近了距离。在我印象中，鼎飞先生镜片后的目光，总是那么亲切、温和并闪烁着思考、辨析的神采。我发现他是一个潜心观察事物的学者型作家。读了他的书稿，这种印象更证实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丰富阅历的最好办法。岂不知在“读”与

淋漓尽致地将这一特长表现出来了。他以古体形式做的新诗词遍布全书之中。他将这些诗词视为自己文章中的抒情部分而尽情发挥着；甚至连每一篇小文章的标题也是整齐划一的七言句。这令人想起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条目。别人写散文，都是用白话散文来抒情；可鼎飞却别出心裁地采用古体新诗。他懂得中国古典文学中“诗言志、歌咏言”的道理；而充分利用诗词长于抒情特点，尝试用韵文的形式来抒情。例如他在“文友夜访锦江楼”这一章中，就借篇幅充分表达出了自己对于当今语体新诗的观点；称它为一段诗论也未尝不可。这样的一种“杂”或许可以算是詹氏独具的“鼎飞体”吧！

另外还得提请读者们注意两点：一是在全书中经常闪烁着儒家“仁”的光点。鼎飞以他独具的细腻，注意到了生活中的种种细微小事；并赋予它们以自己感情的关注。如书中提到的在秦淮河畔摆渡的老妪；在桂林街头见到的肩挑重担的妇女；路旁行乞的人；家乡排头村未改的旧貌，泥泞的街道，被污染的环境等等。无一不体现出他的关怀；而且鼎飞在本书中对于他所见的种种不良的现象多有批评和针砭。这不仅是鼎飞个人：“古道热肠，好做不平之鸣”的品格体现；而且还是儒家所弘扬的“仁者爱人”精神的体现。二是在鼎飞的文章中可以见到许多如引号的句子。这些绝大多数都是他借用古人现成的文句；但移至此处使用时便超越了原有的文意，从而具有了一种幽默的意味。这样一种句法，正是鼎飞在日常生活中也惯常使用的；他已驾轻就熟了，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体现了他“古为今用”和机智的一面。

以这样一篇千字文来评论鼎飞十几万字的一本书当然是

千回相逢；却又是似曾相识却又不敢相认。对故土的人和物，地与情总是串着种种猜想，因而当这一切突然出现在面前时，是那么惊奇、新鲜；别人视为平常事，他却牵动一颗心！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演绎着古老的故事；都积淀着人事的沧桑。他从同年朋友的白发上谈出人生的坎坷。他从乡亲的笑容上重温青梅竹马的纯真。那一篇《近乡情怯心荡漾》便是一个情真游子的真实写照。情怯在何处？这里有养育他的故土，有他地下先灵的呼唤；有他童年天堂的笑声；有给予他爱、给予他情、寄予他厚望的众亲朋好友……而为今人们又是怎么看的呢？他又是何以报答这块热土呢？尽管故土并没有彻底改变贫穷的面貌；人事的沧桑变化令他几多感慨。但乡亲们朴实真挚的感情却没有淡化，依然敞开怀抱拥抱他这个离乡40年的游子。尤其是那场风雨中车陷泥淖，得到亲友鼎力相助的场面令他难以忘怀。读者也会从这场风雨中看到人间真情；因而联想许多人生的难忘的场景。“十年修得同舟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说它是佛教的劝善也好；说它是儒家的道德也好；说它是民风的淳厚也好。总之，它给人一种心灵的洗涤和净化；走一回故土，闯一次风雨路，人心相互映照。这是作家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也同样唤起我们对国家的生死依恋。

作家是个学者；也是个有激情的诗人。中国古典诗词研究颇深；常常在行文记叙描绘之中，情之所致，兴之所到，信手拈来，出口成诗。增添了行文的节奏和色彩，感情的宣泄也找到了突破口。此外，作家每到一处，对地理、历史、人文、掌故、风情都谙熟于心；自然穿插，呼之即来，不生